

符号的结构语义分析与叙事语义分析^{*}

——Greimas 思想探析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提要 在法国众多的符号学家中, Greimas 的符号学思想独树一帜, 对“巴黎学派”的创建以及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Greimas 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语义学上, 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意义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 产生了两个基本的符号学思想方法——结构语义分析和叙事语义分析。前者谈的是语义的结构, 是从元理论层面所做的语义学分析; 后者涉及词形、句法和语义, 将语言中的模式运用到叙事作品当中, 试图建立一种研究模式用于分析叙事文本中的语码、常规和系统。Greimas 符号学是一种基于内在论立场的一般符号学, 它的工作语言具有结构语言学传统的严格性和语言内性, 而其直接的和间接的应用对象却可遍及文化的一切模式。

关键词 Greimas 结构语义分析 叙事语义分析

A. J. Greimas(1917-1993) 是法国著名符号学家, 生于前苏联图拉, 1934年毕业于立陶宛大学法律系, 后移居法国。他从1950年代起结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 法国巴黎学派代表人, 符号学奠基人之一) 并一同研究哲学和语言学, 对胡塞尔和梅罗-庞蒂哲学格外倾心。受巴特的影响, Greimas 在研究词汇学问题时也关注符号学问题。1960-19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盛行, 极大地促进了人文科学跨学科研究, 此时 Greimas 开始投身于语言学和语义学研究, 并着手探索结构语义分析和叙事语义分析的方法问题。1976年他首先提出了将符号学作为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构想, 后又把这一思想系统地实现于他与 Courtés 合编的《符号学: 语言理论分析词典》(1979) 中, 从而使符号学研究者获得了一部既有理论明晰性和系统性又有实用性的参考书。Greimas 也正是由此成为当今世界符号学研究结构语义和叙事语义的领军人物, 其符号学分析法为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Greimas 一生著述颇丰, 《结构语义学》(1966), 《意义论》1、2卷(1970, 1983), 《符号学与社会科学》(1976), 《符号学: 语言理论分析词典》(1979) 等是其代表作, 也是法国符号学的经典。其弟子 Jean-Claude Coquet 在对 Greimas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现代语言符号学》(06JJD740009) 的阶段性成果。

理论的历史、关联、学说主旨和研究范围进行研究之后，于198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巴黎学派》(1982)的文章，按照他的解释，正是 Greimas 的理论造就了许多法国符号学学者，在使符号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尤其是在符号学“巴黎学派”的形成过程中，Greimas 功不可没。

1. 巴黎符号学学派

以 Greimas 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学派是现代西方符号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们的研究涉及一般符号学理论、当代语言学理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具体符号学理论等领域。其中，以下几个方向的研究备受关注。

一是语言学方向。语言学方向的符号学研究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奠定的理论基础，之后又经 Jakobson、Hjelmslev 等学者的发展，它是与哲学方向、逻辑学方向、自然科学方向相对而言的。这一方向对法国符号学活动，包括对 Greimas 的影响是重大的。可以说，Greimas 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主要就是按照索绪尔及结构语义学者的基本理论建立起来的。正因如此，Greimas 符号学运动与按逻辑学传统和现代通讯理论建立的符号学方向明显有别，所以亦被称作是结构主义方向的符号学运动。

二是文学倾向。法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学理论最活跃的国家，也是文学符号学的发源地。在此背景下，无论是法国一般符号学，还是部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都具有明显的文学符号学的影子。Greimas 符号学也不例外，他的研究经常与文学相关，其一般叙事学理论就是依照文学符号学的思想构拟的，文学分析模型成为 Greimas 一般符号学分析的基础之一，文学领域是 Greimas 符号学应用的主要天地。

三是应用符号学的研究方向。Greimas 的符号学除了关注语言学和文学外，还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跨学科的其他人文科学的领域中，运用了符号学分析方法研究，诸如哲学、史学、社会学、美学、人工智能和各部门艺术学科等。

2. Greimas 的语义学分析理论

Greimas 对语言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语义学的探索，他在《结构语义学》(1966)和《意义》(1970)两部著作里，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意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对语言符号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试图按照公认的语言范例来描述叙述的结构，这种范例来自索绪尔关于一种基本的语言或生成具体的言语能力的概念，还来自索绪尔和 Jakobson 的二元对立的基本思想。

Greimas 认为对天然语言意义进行精确描述是一个与一般语义学任务不同的领域，首先不能误认为语义学的目的在于对天然语言词汇中包括的无限多的所指群进行详尽描述。因为“首先，天然语言中的意义描述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语言学不能取而代之。其次，语言学进行这样一种描述，只是在元语言

域中进行语义域划分，以研究其组织原则。语义学的抱负只在于建立一种元语言基础，根据这一共同基础来记录和统一意义描述的程序”（Greimas 1966: 141）。这就是说，Greimas 提倡的新语义学旨在从理论语言学角度拟制语词义素描述大纲，而非从内容层面上对无穷无尽的意义进行分解和分类。语言的意义问题也不只是将诸词汇单元独立的意义加以总合，因此传统语义学是无法解决语义描述任务的。反之，新语义学企图在不同的元语义域中建立已知的诸单元间、诸系统间和诸规则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一些假设和描述模型系统。Greimas 为新语义学提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前提，使欧洲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内容大为丰富。

2.1 Greimas 的结构语义学分析理论

结构语义学分析理论的形成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方面从 1960 年代初 Pottier 的语义分析中获得方法论的启发，另一方面从 Hjelmslev 理论中接受了语言学认识论前提。因此，在元理论层次上进行语义学分析是其总的方向，其理论的重要问题就是探讨“意义”（李幼蒸 1993: 285）。“结构语义学”是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语义。Greimas 用两步走的方法来研究语义：第一步是建立一套能与被分析的语言对象区别开来的术语，区别工具与研究对象，以避免不必要的概念混淆；第二步是确定义素的存在方式（吴泓渺 1999: 38-44）。

义素组由最基本的义素二元对立构成，而义素对立又可根据表意的需要各式各样。比如，虎与狼都属于动物的走兽系列，但它们因自身的特点可以呈现不同的对立形式：大与小，重与轻，猛与刁等；可是在狼与猫的对立中，狼转而具有了“大”的特征；如果再把虎狼与鹰雁处于对立中，又出现了森林与天空，四肢与翅膀等对立；由此可见，把“虎”和“狼”作为对象或在和其他对象对立时，会因不同的义素而产生不同的对立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首先，“虎”或“狼”作为物象本身是一个义素场，其中的义素彼此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可称其为核心形象；第二，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义素具有不同的抽象性，而且程度各异；第三，由于上下文不同，产生了义素隐现度不同，有的义素可能显度高而被选取，有的义素显度低而被搁置，出现了在两个对立的义素中只能二者选一的情况。

Greimas 对复杂的语义现象进行解剖是根据 Hjelmslev 两个基本的语言认识论范畴进行的，这就是语言描述的两个不同层次：内在性层面和表现性层面，可以简称为内在域和表现域。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等同于语言系统和语言过程之间的对立。内在性是语符学的基本原则，即排除对语言外事实的关涉，从而保持语言描述的齐一性。这是由于内在性描述主要是对内在性形式进行描述和构造。而表现性作为内在性本质的形式显现于实质中，它是符号行为的先决条

件。意指描述中的构造单元可按内在性和表现性两个平面加以排列。Greimas (1966: 54) 用图表将其表示如下(李幼蒸 1993: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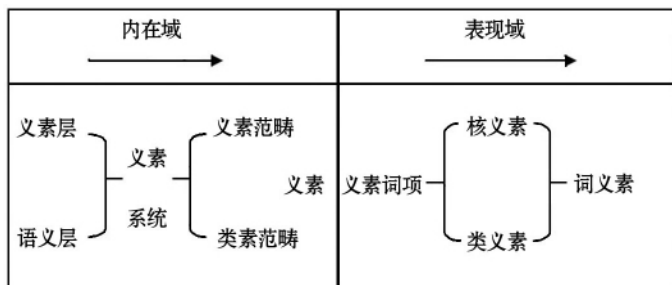


图1 意指域关系

这个义素分析表较明确地区分了义素层和语义层这两个意指层，义素层由核义素组成，语义层由类义素组成，二者共同构成意指域。

义素不是独立存在的最小单元，而是意指构成过程中的产物，具体说是两个能指集合(义素词项)的结合产物，即由于二者的析取作用而被确定于义素范畴内部，又由于与其他义素的合取作用而确定于义素成分组合的内部。换言之，这是意指作用的两种不同存在方式。各种义素范畴构成集合，每一集合都由在义素层和语义层上的两个子集构成。义素范畴与本身的义素有属-种关系，而与此等级结构中较上的范畴有种-属关系。因此一切义素均参与此结构网络。

在表现域方面，意指表现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内容面与表达面的同时性连结；另一个是诸义素间存在一定关系，而诸不同义素之结合即为表现。如果把内在域看作是义素范畴的集合，表现即诸连结的结合。如果诸义素范畴的配置存于系统层，它们的诸连结的词义素结合体就存于词形学层。Greimas 将这些词义素结合体的构成规则归结如下：

- (1) 诸义素范畴的集合分为两个子集：由核义素构成的子集和由类义素构成的子集；
- (2) 表现的一切单元均应包含至少两个义素；
- (3) 两种表现单元可被结合：词义素和元词义素(métasèmes)：一是由类义素构成的子集得出的结合体只由一个元词义素构成；二是运用两个子集(即由核义素构成的子集和由类义素构成的子集)的结合体构成词义素群。词义素应这样被结合以使得每个子集的至少一个词项出现在每个词义素中。
- (4) 每个子集都是由双元义素范畴构成的：在表现时由于其可能的连结，每个双元范畴永远使6个不同词项出现。结果，表现的6个可能的不同词义素对应着内在域的一个双元范畴(Greimas 1966: 108-9; 李幼蒸 2007: 312-3)。

显然，Greimas 的结构语义学分析理论与语言学关系紧密，至少是倾向于语言学的，但与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以及巴特所采用的方法相比又有所区别，即不是运用那种直接外推式语言符号学方法，而是推崇整合的方法：

既关注语言诸层次本身的深入分析，又关注各种文本的结构分析，同时一切思考及其表现都力求在语言平面上来实现。

2.2 Greimas 的叙事语义学分析理论

1960 年代，叙事学(narratology)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兴起。叙事学又译“叙述学”，最早出现在 T. Todorov 的《〈十日谈〉语法》(1969)中。叙事学借助语言学的方法，以文本分析为基础，力图找出分析叙事文本的一整套模式和定律，从而将文学研究变为一门操作性、应用性和技术性极强的科学学科。有关叙事学的定义还说法不一，但大部分学者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将叙事学理论看作一种对叙事文内在形式进行研究的可行性理论，它的研究对象涉及民间故事、小说、神话、叙事诗等各类叙事作品，它的主旨是对作品的各种叙述技巧和叙述模式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理论问题进行探索研究。

叙事学是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因为其阐释性、应用性极强的特点而迅速成为文学研究乃至世界符号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叙事学的最大特点是将语言中的模式运用到叙事作品之中，它具有三个核心观念：一是能指(故事)与所指(语境)具有任意性，以某种任意的方式相分离；二是内容与叙事形式具有内在联系，相互关联；三是叙事者与叙事作品之间存在着框架结构，叙事学就是构拟这种结构框架并运用它来分析叙事中的语码，研究其规律和系统，从而建立一种对文学文本形式尤其是叙事文本形式进行结构分析的研究范式。研究实践表明，叙事学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针对叙事结构，它试图解决故事的形成机制问题；二是针对叙事主体，它试图分析故事中说话的主角问题。总之，虽然故事的内容千变万化，但规则却是有限的，叙事学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通过叙事结构找到其形成的规则。换言之，如同语言学一样，只要掌握了有限的语言规则，就可以理解无穷无限的表述了。我们可以把一个故事看成是一个被扩展的句子，一个句子有主语、谓语、宾语，而故事就是主人公(主语)的行为和经历(谓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文学就是语言功能的扩展和应用。

Greimas 不仅是文学叙事学最主要的代表人之一，而且也是一般叙事学的积极提倡者。作为一个专门探索理论的学者，他的叙事语义学分析理论并不是根据具体叙事作品的分析来进行归纳研究的，而是直接在 Propp(Пропп)等人已发展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种种符号系统的叙事结构问题均在其关注之列。可以说，要想把握意义问题不能离开叙事结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任何叙事分析应在两个层面上来进行：外在(表现)层面和内在层面；意指现象并不取决于表现方式，因为叙事意指作用可出现在种种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表现文本中，尽管各种叙事结构的表现形式不同，却都能呈现出一个整体意义结构。也

就是说，叙事分析与语义分析密切相关，二者不可随意隔裂，它们共同构成了叙事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叙事学的首要工作是叙事语法研究，其任务是处理叙事句法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Petitot-Cororda(1985:5)解释说，Greimas的符号学叙事语法将解决三个问题：(1)什么是基本叙事结构；(2)什么是语义范畴；(3)基本语义学转化为句法学的性质是什么。

2.2.1 叙事语义学分析理论的基础

奠定叙事结构研究基石的应首推俄罗斯学者 Propp。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1970 [1928])一书是叙事学领域里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此书中，Propp对先前俄国童话研究中的分类原则(按照范畴、主题等分类)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不够严密准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Propp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功能”(функция)，他认为此概念可以作为分类的依据，构成对童话进行结构分析的核心概念。Propp选取了100多个俄罗斯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对比之后他发现了许多惊人的共性，结构模式不外乎“某个权威人物给了某个低地位者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帮助后者去了另一个地方”，具体可如：沙皇赐给一个英雄一只雄鹰，雄鹰背着他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一个老者送给苏萨宁一匹骏马，骏马驮着苏萨宁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巫师给了伊凡一条小船，小船载着伊凡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公主给了伊凡一枚戒指，从戒指中跳出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背着伊凡到了另外一个国度。这种结构模式的一致性使得Propp得出了如下结论：(1)童话中人物的功能是稳定、不变的基本因素，由谁来实现此功能，与功能本身关系不大；(2)童话已知的功能要素是有限的；(3)功能的次序总是一致的；(4)就功能意义来说，所有的童话都属于一种类型。最后，Propp由此归纳出了俄罗斯民间童话故事存在着7个行为层面、体现出31种功能，从而构建了一种分析民间故事的模式。

对叙事语义学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位学者是列维-斯特劳斯。他曾被人誉称“结构主义之父”，是法国杰出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他在1958年出版了经典之作《结构人类学》(Lévi-Strauss 1958)，在书中他另辟蹊径，把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和概念运用到人类学领域里，着重探索了原始人在创造神话时的思维结构。比如，他运用相对成分分析这种结构分析的方法，对神话结构作最大限度的层次切分。另外，他关于神话逻辑的研究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形成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列维-斯特劳斯明确认为，神话同样也是一种语言，自然也具有历时和共时两种性质，所谓的区别不过是神话语言所具有的更复杂的特性比一般语言层要高。与此相似，神话同样也是由一系列要素构成，这种要素称作“神话素”。它不是简单地类同于音素、词素、义素，而属于更高的层次，而是须到行使交际功能的句子层中寻找。以此类推，神话的意义同样也不

存在于构成神话的单个因素中,而存在于这些因素组合的方式中,存在于一组神话所构成的体系中。这样一来,我们在分析神话结构时必须打破情节的线性发展顺序,要用逻辑的方式将神话素进行排列。具体步骤可分三步:第一步需确定出神话的基本成分——神话素;第二步运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将神话素比列表,找出相互关系;第三步明确这种排列的意义,并以此对原始人的思维逻辑加以研究说明。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研究打破了传统分析神话的惯例,对事物深层结构的分析无疑是一种认识层面的深化,为叙事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参考依据(胡亚敏 1987:75-6)。

2.2.2 叙事语义学的理论框架

(1) 叙事语义学的层级

在 Greimas 看来,叙事分析或叙事理论不仅是文本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符号学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一种一般符号学意义论的主要领域,道理并不复杂:因为符号学的终极目标是研究意义问题,而只有在叙事层次上语言意义方能获得最充分的体现,符号学的目的才能实现。

严格地说, Greimas 是一个叙事学“认识论”研究者,他对叙事文本的语法(句法和语义)机制的分析十分缜密,尤其体现在叙事文本层级划分上。他认为对叙事语义学而言,可分出若干个层级,其中,内在层(基本层,潜在层),中介层(活动层,过程层)和表现层(话语实体)是最基本的。

内在层的结构组织相当于叙事语义学的深层语法,由基本句法学和基本语义学两部分组成。基本句法学的任务是从组合角度研究文本之生产、功用和理理解,它又包括按分类学原则组织的词法学和按动作方式组织的句法学,二者都被视为表层叙事语法的前提条件或先在的关系图式。与此相适应,基本语义学是从聚合角度来研究文本的潜在价值,它是抽象性的,由各种基本义素范畴或分类系统组成,同样也被视为叙事语义学的前提条件。

在 Greimas 的叙事语法学中“论域^①”和“叙事”是特定叙事领域的名称。“叙事”为叙事表现层的通称,而“论域”为叙事形成过程领域的通称。“表层叙事语法层”,简称为叙事语法层,是感知到的叙事文本的结构分析。论域层的语法即为陈述作用层的语法,它通过行动者、时间和空间等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和步骤将基本语法中的结构投入时空坐标和行为关系中,从深层(基本)句法层向表层(表现)语法层运动,相当于从类逻辑向命题逻辑的运动。

表层叙事语义学实际上是 Greimas 符号学语义学的主要部分,它将基本语

^① 在 Greimas 的理论中,经常用到 discourse 一词,但意义广泛,往往可被当成语言潜能、通讯行为、运用过程、陈述作用结果等既相关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使用,出现了“话语、文本、表述、论域”等术语。本文根据具体所指意义,在文中采用上述其中一个说法,比如,此处用“论域”来概括。

法学运用于具体叙事文本分析上。基本语义学只提供一般的语义范畴关系，但仍然是“潜在的价值域”，而只有经主体在陈述作用层动作之后，抽象价值系统才被显性化或具体化(李幼蒸 1993:412-7)。

(2) 叙事语义学的组织方式

Greimas 的叙事语义学分析理论包括词形学、句法学和语义学。这三个领域分别与三种叙事组织方式相关，一般被称作三种符号学存在域，即潜在域、实行域(亦称实在域)和实现域。在潜在域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潜存的、具有相互结合的潜质，但并不发生实际关联，分别位于聚合系统之中。可到了组合系统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结合，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析取方向，即主客二项之间的关系为析取关系，此时为实行域呈现的关系；二是合取方向，即主客二项之间的关系为合取关系，此时为实在域呈现的关系。主客体的关系还能进一步发展，在一些情况下，客体可以被主体“据为己有”，即出现了二者共同存在的可能性，此时，呈现的是一种被实现的存在，或者说客体的价值在实现域中被现实化了。

(3) 叙事语义学的角色

在 Greimas 的叙事语义学分析理论中，“角色”主要包括题元(actant)、题元作用及行动者，它们对叙事述谓结构的构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题元”一般分为三类：主体(人物等)、客体(动词对象)和受者。Greimas 运用题元概念取代功能概念来对叙事结构进行分析。在他的理论中，题元是一句法单元类型，只具形式性，它先于任何语义的和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就是先于一切规定性。题元实际上是诸功能之关系项，有关题元的语法属于深层结构的规则，它可用于说明叙事句法表层水平上的叙事结构组织。如果我们把叙事组合段的内容面看成题元关系系列，各种行动关系的关系项即题元，各题元在叙事行动关系系列中体现不同的功能或作用，而各个题元均依其与动作主体的功能关系定位。

由题元范畴可导出“题元作用”(actantial role^②) 范畴，后者是由题元在叙事逻辑序列中的位置，或由句法规定，或由词法规定所共同形成的。题元作用又可称作叙事状态。每一题元都具有一定的题元作用或一特定的功能系列。因此可以说“题元作用”范畴是指叙事状态中诸题元作用的集合。题元并不是一固定概念，而只是一种遍及整个叙事过程的潜在的、变动的概念。而题元作用则可理解为句法题元按其位置和其符号学存在性的双重规定产生的结果。同

^② role 本来是“被组织的行为模式”，相当于社会环境中的“角色”，但在 Greimas 叙事学中使其进一步形式化而与“功能”近义，并永远使其与形容词连用，如“题元作用”或“主题作用”。

理，题元作用不是只由被实现的最终 NP 和所获得或失去的最终值所刻画，它实际上遍布于所经历的全部叙事过程。

题元概念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而比较具体的概念是行动者(*acteur*) 概念。Greimas 认为，如果说题元和题元作用是叙事结构中表层叙事句法的概念，行动者则属于陈述作用这个叙事结构的中介层，相当于名词性的词汇学单元。但当它体现于叙事文本中时，可取叙事句法和叙事语义值。因此一个行动者可以是表层叙事结构中的个人或集体，具有或不具有形象性。行动者既与题元相联系又与其对立。一个单一主体题元可表现为若干实际行动者，在叙事表述系列中行动者遵守同一律，具有同一性身份，但在叙事文本中，又随主题变化而具有种种题元作用。如果说题元是组合性质的，那么行动者与句法无关，而只与语义学有关。一个行动者只有在介入叙事句法时才起题元作用(李幼蒸 1993: 421-5)。

(4) 叙事语义学的“方阵”

在 Greimas 叙事语义学中最富独创性和应用性的贡献之一即所谓“符号学方阵”(*carré sémiotique*, 也称“语义方阵”、“符号学方形图”) 分析法。对 Greimas 来说，符号学意味着意义的生成与转化，关注的是意义的产物。他把“符号学方阵”看作一切意义的基本因素，语言内或语言外的一切“表意”都可以采取这种形式。“符号学方阵即任何语义范畴联结的视觉表象。意义初级成分结构(*structure élémentaire*) 当被定义为至少两项间的关系时，它只基于语言聚合轴特有的一种对立区分法”^③。

显然，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原则是“符号学方阵”的方法论基础，Greimas 采用语义对立关系中四个相关的义素组成了四角关系图，其灵感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学有关，因为古典逻辑学中存在着矛盾和对立这两类命题。Greimas 正是继承了这一说法，比如，黑白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关系，黑与非黑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关系，它们彼此就构成了四角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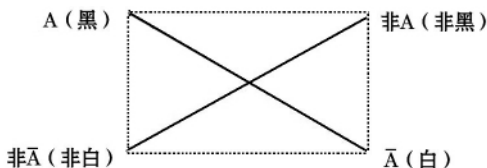


图2 四角关系方阵

对图2 我们尝试做出如下解释：

(1) 四角关系方阵反映出了两种关系：对立关系和矛盾关系。前者为 A 与 \bar{A} (黑与白)、非 A 与非 \bar{A} (非黑与非白)；后者为 A 与非 A(黑与非黑)、 \bar{A} 与非 \bar{A} (白与非白)。

(2) 对立关系表现为在聚合轴上同类互容单元间建立的析取关系，用

^③ Greimas 语，转引自李幼蒸(1993: 431)。

“或”来表示；矛盾关系也是一种建立在聚合轴上的两项关系，其中预先设定的第一项经此动作而消失，而第二项则出现。

(3) 肯定和否定共同形成叙事学基本运作的转换。矛盾项 \bar{A} 和非 \bar{A} 经过肯定性运作可以呈现为一种蕴涵关系，并可使两个最初词项呈现为所肯定词项的前提成分，这样就有“ $\bar{A} \supset \text{非 } \bar{A}$ ”和“ $\text{非 } A \supset A$ ”，当且仅当此双重运作的效果产生这两个平行的蕴涵关系，即可说两个前提初始项为同一范畴的词项，所选择的语义轴构成了一语义范畴。反之，当 \bar{A} 不蕴涵非 A 和当非 \bar{A} 不蕴涵 A 时，初始项 A 和非 A 连同其矛盾项就属于不同的语义范畴。Greimas 说，在前一情况下词项 \bar{A} 和非 \bar{A} 及非 A 和 A 之间建立的蕴涵关系为互补关系。双重否定后的词项虽与初始肯定词项同义，但又有区别，故在语义上有补充作用(转引自李幼蒸 1993: 434)。

在符号学方阵图中，除了矛盾关系、对立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关系——相对关系。这是语义轴两项间的互为前提关系，其中一项出现以另一项的出现为前提，其中一项的不出现也以另一项的不出现为前提。换言之，两个初始项可同时出现，即可同为真或伪，具体可用图 3 来说明这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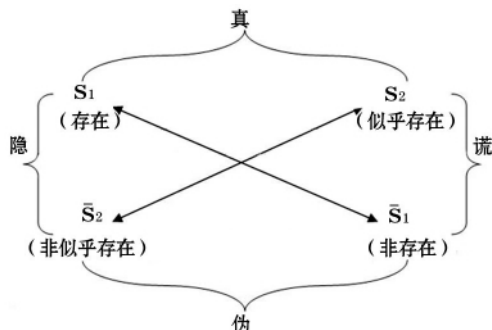


图3 语义轴矛盾项的相对关系

图中 S_1/S_2 (真) 和 \bar{S}_2/\bar{S}_1 (伪) 两对词组分别作为新的关系而彼此构成了新的矛盾关系，而 S_1/\bar{S}_2 (隐) 和 S_2/\bar{S}_1 (谎) 两对词组分别作为新的关系项彼此构成了新的相对关系(李幼蒸 1993: 431-6)。

Greimas 符号学是一种基于内在论立场的一般符号学，其工作语言具有结构语言学传统的严格性和语言内在性，而其直接和间接的应用对象却可遍及文化的一切领域。正因如此，他所倡导的符号学方阵为各种类型叙事文本中的基本义素间的关系提供了描述模型，他所提出的各种分析模型也因最高的理论性与最广的应用性而成为今日符号学广泛采纳和遵循的理论原型。

引用文献

- Coquet, J. -C. 1982. *Sémiotique: l'école de Paris*. Paris: Hachette.
 Courtes, J. et A. J. Greimas. 1979.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Paris: Hachette.
 Greimas, A. J. 1966.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Paris: Librairie Larousse.
 ————. 1970. *Du sens*. Paris: Seuil.
 ————. 1976.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Seuil.

- . 1983. *Du sens II*. Paris: Seuil.
- Lévi-Strauss, 1958.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Plon.
- Petitot-Cororda, J. 1985. *Morphogenèse du sens*. Paris: PUF.
- Propp, V. 1970. *Morphologie du Conte*. Paris: Seuil. 1928. Пропп, В. Я.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Ленинград, Академия.
- Todorov, T. 1969. *Grammaire du décameron*. La Haye-Paris: Mouton.
- 胡亚敏, 1987, 结构语义叙事学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 75-6页。
- 李幼蒸, 1993, 《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一版)。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7, 《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二版)。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吴泓渺, 1999, 《结构主义学》的启示。《法国研究》第1期, 38-44页。

作者简介

王铭玉, 男, 博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研究兴趣: 语言符号学、普通语言学。代表作: “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和“符号的模式化系统与符号域”。电子邮件: mywang2@163.net
WANG Mingyu, male,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ian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linguistic semiotics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The nature of symbols and dialogism” and “The modeling system of symbols and semiosphere”. E-mail: mywang2@163.net

作者通讯地址: 300204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办

互文理论创始人克里斯蒂娃来复旦大学讲学

2012年11月, 互文理论创始人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教授应邀来复旦大学作系列讲座。克里斯蒂娃是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 曾获法国最高荣誉“荣誉勋位骑士勋章”, 堪称后现代主义的一代思想宗师。

克里斯蒂娃教授在复旦大学进行了四场演讲:

- (一) 主体与语言(1): 互文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
- (二) 主体与语言(2): 互文与文本运用
- (三) 主体与精神分析(1): 女性天才三部曲——阿伦特、克莱因、柯莱特
- (四) 主体与精神分析(2): 陌生的自我

克里斯蒂娃的演讲稿《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将作为复旦大学人文基金丛书系列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读本》译丛三种也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当代修辞学》特邀了克里斯蒂娃教授担任刊物的首席学术顾问。

2012年10月, 国际学术组织“克里斯蒂娃研究会”(Kristeva Circle)在美国纽约州 Siena 学院成立, 复旦大学祝克懿教授等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2012年11月5日, 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大学克里斯蒂娃研究小组”。

(朱可)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way of finding unit of meaning in text and discourse.

Keyword: corpus linguistics , multi-type phraseology , pattern grammar , unit of meaning

CHENG Jie , The research on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variations: A general survey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AC) varies vastly both within and across languages in terms of the theta role of the applied argument , its necessity/optionality in a given language , property difference between an inherent argument and the applied argument , and semantic constraint on the applicative verb. Relevant research falls into four categories: Relational Grammar-based , 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based , syntax-oriented , and discourse function-oriented. There remain two fundamental issues and two leading issues to be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on AC. The former includes how to delimit AC and how to define argument structure; the latter includes how to accommodate AC into the phase theory framework and how to analyze the quasi-AC in Mandarin.

Keywords: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 Relational Grammar , 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

WANG Mingyu , The structural semantic analysis and narrative semantic analysis of Symbols: A study of Greimas semiotics

Of all the semioticians , Greimas is distinguished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establishing Paris School and his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miotics. His academic interest chiefly rests upon semantics. He makes in-depth analysis of meanings in the framework of structuralism , producing two fundamental methodologies for semiotic studies: structural semantic analysis and narrative semantic analysis. The former refers to semantic structure , a semantic analysis in terms of metatheory; while the latter to morphology , syntax and meaning , which aims to apply the language pattern to the narrative works , in order to build a research mode for the study of code , norm and system. Greimas's semiotics is general semiotics based on internalism.

Keywords: Greimas , structural semantic analysis , narrative semantic analysis

GAO Yuxiang and GU Dingqian ,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ign langua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ign language(CSL) . It is mainly document-based. CSL used by the Chinese deaf can be divided into sign language and finger language. Chinese sign language has a longer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han finger language. CSL has witnessed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the ancient embryotic , the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ese finger language i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 and has been gradually localized. Precision and standardization are the two major tasks confronting CSL.

Keywords: Chinese sign language , sign language , finger language